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四十四目錄

故右内率府兵曹鄭君墓誌銘

蕭俶

俶大中時爲兖海節度使

請旌表鄭神佐室女奏

當道先差赴慶州行營陣歿押官鄭神佐在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營已前許嫁與右驍雄將官健李元慶並未受財禮阿鄭知父神佐陣歿遂與李元慶休親截髮壞形自往慶州北淮安鎮收亡父遺骸到兖州瑕邱縣與亡母合葬訖便於塋內廬墓手植松栢誓不適人伏以閭里

之中罕知禮教女子之性猶昧義方阿鄭痛結窮泉哀深陟岵投身砂磧收父遺骸遠自邊陲得還閭里感蓼莪以起恨侍邱墓以誓心此皆陛下孝理宏深德風煦被遂變獷野之性潛知禮義之方求之古人斯爲烈女臣叨忝廉察敢不上聞伏望天恩宣下有司特賜旌表仍放本戶兩稅以彰至行

鄭貞女贊

政教隆平男忠女貞禮以自防義不苟生彤管有煒蘭閨振聲關雎合雅始號文明

李漢

漢字南紀擢進士第文宗朝爲屯田員外郎知制誥遷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出爲汾州刺史改州司馬徙絳州長史大中時召拜宗正卿卒

僕射不當受中丞侍郎拜議

左右僕射初上受左右丞諸曹侍郎諸司四品及御史中丞已下拜謹按開元禮及六典並無此儀注不知所起之由或以爲僕射師長百僚此語亦無證據惟有曹魏時賈詡讓官表中一句語耳且尚書令是正長尚無受拜之文

故事與御史中丞司隸校尉號三獨坐伏以朝廷比肩同事聖主南面受拜臣下何安縱有明文尚須釐革故禮記曰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之況御史中丞殿中御史是供奉官尤爲不可儀制令雖有隔品之文不知便是受拜否及御史大夫亦曾受御史已下拜今並不行葢以禮數僭逼非人臣所安元和六年七月詔崔邠段平仲與當時禮官王涇韋公肅等同議其事理甚精詳今請舉而行之庶爲折衷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諱愈文集序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以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𦳝司馬氏已來規模蕩盡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僭竊爲工耳文與道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歷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𣸣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

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百五聯句十律詩一百七十三雜著六十四書啟序八十六哀辭祭文三十八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四十七總七百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

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

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李欵

欵文宗朝官侍御史歴倉部吏部左司員外郎

彈鄭注奏

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

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推劾情欵

薛元賞

元賞太和時累遷司農卿京兆尹出爲武寧節度使徙邠

寧會昌中進工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宣宗立下除袁王傅拜昭義節度使卒

東都神主議

伏以建中時公卿奏請修建東都太廟當時之議大旨有三其一曰必有其廟備立其主時饗之日以他官攝行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皇輿時巡則就饗焉三曰存其廟瘞其主臣等立其三議參酌禮經理宜存廟不合置主謹按禮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是知王者建邦設都必先宗廟社稷

況周武受命始都于豐成王相宅又卜于洛烝祭歲於新邑册周公于太室故書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王入太室祼成王厥後復立于豐雖成洛邑未嘗久處逮于平王始定東遷則周之豐鎬皆有宗廟明矣又按曾子問廟有二主夫子對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者昔齊桓公作二主夫子譏之以爲僞主是知二主不可並設亦明矣夫聖王建社以厚本立廟以尊祖所以京邑必有宗社今國家定周秦之兩地爲東西之兩宅闢九衢而立宮闕設百司而嚴拱衞取法元象號爲

京師既嚴帝宅難虛神位若無宗廟何謂皇都然依人者神在誠者祀誠非外至必由中出理合親敬用交神明位宜存於兩都廟可偕立誠難專於二祭主不並設或以禮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謂不可無主所以天子巡狩亦有所尊尚飾齋車載遷主以行今若修廟瘞主則東都太廟九室皆虛既違於經須徵其說臣復探賾禮意因得盡而論之所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是謂見饗之廟不可虛也今之兩都雖各有廟禘祫饗献斯皆親奉於上京神主几筵不可虛陳於東廟且禮云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

親昔漢韋元成議廢郡國祀亦曰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人情禮意如此較然二室既不並居二廟豈可偕祔但所都之國見饗之廟既無虛室則叶通經議者又欲置主不饗以俟巡幸昔魯作僖公之主不於虞練之時春秋書而譏之合祔之主作非其時尚爲所譏今若置不合祔之主不因時而作違經越禮莫甚於此豈有九室合饗之主而有置而不饗之文兩廟始創於周公二主獲譏於夫子自古制作皆範周孔舊典猶在足可明徵臣所以言東都廟則合存主不合置今將修建廟宇

誠不虧於典禮其見在太微宮中六主請待東都建修太廟畢具禮迎至於西夾室閟而不饗式彰陛下嚴祀之敬以明聖朝尊祖之義

李郃

郃字子元舉太和二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調河南府參軍歷賀州刺史

乞旌劉蕡直言疏

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智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

神明今蕡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上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蕡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泣謂蕡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興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於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獎壽於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

讐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摇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賁遠甚內懐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賁直臣逃苟且之慙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

王劍

劍武宗朝官洺州刺史檢校刑部尚書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御史大夫充左衛使封太原郡王除皇城留守

對字詁判

甲書字詁所由計功不及日請科罪不伏訴云

紙類不同

人之從事則有司存率由舊章乃無厥咎甲以九流賤職工寫爲務理宜不憿于素欽乃攸司何得慢其所守越我王度挈瓶猶且不假落簡安得有乖致使魚魯闕辨於當時鉛黃莫施於學校罪自掇也刑則何逃然而紙類以難易論功時日以短長命課事無準定或須加減不伐有詞理從哀矜待測淺深之量方申大小之辜

崔戎

戎字可大舉明經累擢諫議大夫拜給事中出爲華州刺

史徙充海沂密觀察使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

請勒停雜稅奏

准詔旨制置劍南西川兩稅舊納見錢今令一半納見錢一半納當土所在雜物仍于時估之外每貫加饒三五百文依元估充送省及留州留使支用者今臣與郭釗商量當道兩稅並納見錢軍中支用及將士官吏俸依賜並以見錢給付今若一半折納則將士請受折損較多今請兩稅錢數內三分二分納見錢一分納疋段及雜物准詔每貫加饒五百文計優饒百姓一十三萬四千二百四十二

貫文成都府及諸縣并邛雅黎等州蠻寇所經處賦稅三分蠲放一分其不經賊處亦量減放共計減放一萬七千六百二十貫文伏緣兩稅先徵見錢今三分已一分折納雜物計優饒百姓一十三萬餘貫文西川稅科舊有青苗如茄子薑芋之類每畝或至七八百文徵斂不時煩擾頗甚今令並省稅名目一切勒停盡依諸處爲兩限有青苗約立等第須給戶帖兩稅之外餘名一切勒停令臣與郭釗商量得報稱已是徵夏稅之時改法未得先已奏請以今年已後每年冬于本色苗本額稅中並減一半訖計減

放四萬二千五百四十四貫文臣奉使日伏蒙處置如前

柳璟

璟字德輝右散騎常侍冕子寶歷初進士開成初官庫部員外郎知制誥以本官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會昌時轉禮部侍郎貶信州司馬終郴州刺史

郊廟告祭請準開元元和勑例差官奏

準開元二十三年勑宗廟大祠宜差左右丞相嗣王特進少保少傅尚書賓客御史大夫又二十五年勑太廟五享差丞相師傅尚書嗣郡王通攝餘司不在差限又元和四

年勑太廟告祭攝官太尉以宰相充其攝司空司徒以僕射尚書師傅充餘司不在差限比來吏部因循不守前後勑文用人稍輕請自今年冬季勒吏部準開元元和敕例差官

請續修圖譜奏

今月十二日面奉進止以臣先祖所撰皇宗永泰新譜事頗精詳令臣自德宗皇帝陛下御極已來依舊式修續伏請宣付宰臣

盧求

求范陽人寶歷初進士應諸府辟召位終郡守

成都記序

蜀國自秦始通秦遺蜀王五美女蜀亦遣五丁迎之到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一人攬其尾不能得五人相助大呼拽之山遂崩五丁及秦女皆死惠王遂遣張儀司馬錯從石牛道滅蜀因封公子通國爲蜀侯以陳壯爲相置巴蜀郡遷秦人萬家實之民始能秦言以蜀令張若爲太守前時蜀王開明尚納美女爲妃蓋武都山之精也及死葬于城西北遣五丁擔其本山之土以爲冢今有二石尚在

古老言五丁擔云陳壯旣爲秦公子相數年遂謀反殺秦公子秦伐蜀誅壯封子惲爲蜀侯惲後母誣惲有罪賜劒自殺蜀人以其寃因爲立祠又封子綰爲蜀侯後復疑綰反誅死自此但置守而已後以李冰爲蜀守冰始鑿三江引水以行舟楫岷山多梓柏大竹坐致材木又漑水開稻田于是沃野千里號爲陸海置綿洛二水用便漑灌作石犀五以壓毒蛟命曰犀牛里後更爲耕牛二又作三石人立水中氷非常人也與江神約曰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大鑿巖崖通沬水道江之龍大怒冰乃持刀入水與龍鬬

龍死遂無水害迄今蒙利蜀人稱郫繁爲膏腴綿洛爲浸沃昭襄王時又曰白虎爲患蕙廩君之魂也歷四郡傷千二百人王乃募能殺之者邑萬家金帛稱是巴夷朐忍廖中藥何謝作白竹弩於高樓瞰而射之死王嫌其夷人乃刻石復田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不論殺人不死與之盟曰秦人犯夷輸黃龍一雙夷人犯秦償清酒一鐘其人安之遂號曰武夷其族又有濮賨賨尤武勇居渝水夾水以居爲漢高祖前鋒陷陣善舞巴與蜀代爲仇讐蜀嘗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至漢高祖六年始

分置廣漢郡高后城僰道開青衣文帝末以廬江文翁爲
郡守穿湔江口溉田千七百頃立文學選吏子弟皆就學
令俊乂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
於是[illegible]絡之地學比齊魯景帝嘉歎遣天下郡國皆立
文學自文翁始也文翁明天文灾異後以博士徵至侍中
揚州刺[illegible]以孝武帝置四郡都尉俾立十八郭於是郡縣多
城觀矣又分牂牱置益州是爲南益州宣帝地節三年穿
臨邛蒲江鹽井二十置鹽鐵官自漢興至哀平牧守仁賢
宣德立教英偉命代之士其出如林璽書束帛交馳於梁

益之地矣雖魯之洙泗齊之稷下未足多也且漢徼八十蜀預其四高帝分蜀郡北鄙置廣漢武帝分南鄙爲犍爲遂有三蜀之號王莽改郡守爲帥正以蜀郡爲導江公孫述爲帥正治臨邛述僭號後漢光武帝滅述還爲蜀郡順帝即位復爲益州郡名依舊州治大城郡治小城靈帝末以劉焉爲牧及卒子璋爲嗣建安十九年璋迎漢左將軍劉備至遂滅璋稱帝繼漢號先主治成都魏末司馬昭平蜀復爲益州晉受魏禪以州領郡武帝末以成都爲國封子穎爲王其後賓人李雄僭稱王晉穆帝永和初遣桓溫

擊滅之復爲蜀郡譙縱反安帝命朱齡石討平之至梁分益州更置南北二益州以武陵王紀爲刺史紀僭帝號領兵東下爲湘王所殺後魏廢帝前二年尉遲迥定益州置總管後迥舉義旗不受代爲隋王堅所戮隋開皇元年廢總管置行臺以蜀王修爲西南道行臺尚書令三年復爲總管大業元年廢總管爲州又改州爲郡聖唐武德元年復爲總管三年置行臺改爲益州以太尉秦王爲益州道行臺總管又改爲宋大都督府天后析益州置彭蜀漢二州開元二年始以齊景胄爲劍南節度營田兼姚嶲等州

處置兵馬使自此始有節度使也八年以李濬爲使去兵馬使章仇兼瓊兼山南西道採訪使其後或兼或否亦無定制上元二年始分爲東西川廣德二年復合爲一大歷二年又分爲兩川至今不改天寶三載復爲大都督府十四載元宗皇帝巡幸車駕留五月至德二年改爲成都府置尹比東西二京號南都後復停大凡今之推名鎮爲天下第一者曰揚益以揚爲首葢聲勢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羅錦之麗管絃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讓其地腴以善熟較其要妙揚不足以侔其半況

赤府畿縣與秦洛並故非上將賢相殊勲重德望實爲人所歸伏者則不得居此況控帶蠻落阨戎限羌非文武寛猛包羅法度之君子則不能得中庸以是聖庭愼擇尤難其任使號有三曰節度觀察安撫先時南蠻六部不相臣服天子每有恩賞各須一詔呼六詔開元末節度使王昱受賄王奏合六爲一乃封大酋帥越國公蒙歸義爲雲南王始獨稱南詔至楊國忠遥領蜀郡太守兼採訪使遂擾邊閤希立功伐乃有瀘南不利之變貞元中韋令公皐爲節帥招復雲南背蕃歸漢十一月八日置使安撫兼統押

西山八國近界羌蠻等使是爲三使韋令公本以奇勲秉旄鉞思立邊効又在鎭且歳久南詔爲其用拓地甚遠公旣卒劉闢繼公後以兵守險爲不順誅死家籍沒後京兆公爲節帥酷易軍政殊不以封域爲念戍卒罔代邊蠻積忿至太和三年十二月蒙簺巔遂以兵剽掠至城下杜公塡門不敢與爭會監軍使矯詔宣諭蠻人遂退工巧散失良民殲殄其耗半矣列政補完尚不克稱大中六年四月詔以丞相太原公有驅制羌戎之成績由邠寧節度拜司徒同平章事鎭蜀蜀爲奥壤領州十四縣七十一戶百萬

兵士五萬外疆接兩蕃人性勁勇易化以道難誣以智公至以儉約帥之以謹廉不伐臨之以刑賞法制平治之人歡且舞旦夕詠公之德矣先是西蜀圖經甚備朝野之士多寄聲寫錄主兹務者不勝其煩遂盡削而潛焚之長吏至卽據顯者集爲一軸以獻繇是百不書一大中八年戸曹參軍簡宏宗甚好學且日覩司徒相國之異績願付以傳示于後然不以文自任翦截疎長蕪言不畧相國乃屬于小子令刊益之且曰不以淹徐疾速歸於流布以爲不朽之事求受命震怖又不欲以圖經爲目乃搜訪編簡目

爲成都記五卷經與圖之附益願終宏宗之職庶以此爲助也大中九年八月五日敘

殷侔

侔太和中官魏州書佐

竇建德碑

雲雷方屯龍戰伊始有天命焉有豪傑焉不得受命而命歸聖人於是元黃之禍成霸圖之業廢矣隋大業末主昏時亂四海之內兵革咸起夏王建德以耕甿崛興河北山東皆所奄有築宫金城立國布號岳峙虎踞赫赫乎當時

之雄也是時李密在黎陽世充據東都蕭銑王楚薛舉擅秦然視其捌割之跡觀其模畧之大皆未有及建德者也唯夏氏爲國知義而尚仁貴忠而愛賢無暴虐及民無淫凶於已故兵所加而勝令所到而服與夫世充銑密等甚不同矣行軍有律而身兼勇武聽諫有道而人無拒拂斯蓋豪傑所以勃興而定霸一朝拓疆千里者哉或以建德方項羽之在前世竊謂不然羽暴而嗜殺建德寬容御衆得其歸附語不可同日跡其英分雄分指盼備顯庶幾孫長沙流亞乎唯天有所勿屬唯命有所獨歸故使失計於

救鄰致敗於臨敵雲散雨覆亡也忽然嗟夫此亦莫之爲而爲者歟向令運未有統時仍割分則太宗龍行乎中原建德虎視於河北相持相支勝負豈須臾辨哉自建德亡距今已久遠山東河北之人或尚談其事且爲之祀知其名不可滅而及人者存也聖唐太和三年魏州書佐殷侔過其廟下見父老羣祭駿奔有儀夏王之稱猶紹於昔感豪傑之興奮邪經營之勿終始知天命之莫干惜霸畧之旋隕激於其文遂碑

周太元

太元太和時人

彈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疏

臣聞賞罰不明無以示天下是非一貫無能建大中臣竊見義成軍節度使李聽位極寵榮心無報効朝廷資其承籍委以統戎俾代憲誠付之雄鎮總三萬貔貅之衆兼兩藩節制之權冀其俯安危疑上副恩遇況陛下授以神算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尅日先定而李聽擁旄觀望按甲遷延熒惑人事逗撓軍政遂使憲誠陷於屠戮亂衆肆其姦克由是六郡無依全師喪敗委貝州而不守燒刦無遺望

棧口而疾馳狼狽就道自圖茍免不憚包羞蔑棄朝章有同兒戲魏州之亂職聽之由論其負恩萬死猶幸伏以封常清河南失律斬於闕門高霞寓唐鄧破傷投諸遐裔渾鎬節制易定苦戰而兵力不支袁滋逗留西川欲進而寇渠尚在或親當矢石或躬履艱危勢屈賊鋒竟申朝典未嘗貸法必振皇威今李聽罪惡流聞中外憤惋比之常清等輩萬萬過之若陛下猶視含宏不寘極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下寒心伏望付之法司以正刑典

陳齊之

齊之太和時人

故右內率府兵曹鄭君墓誌銘

昔鄭桓公爲王卿士始受鄭於周因封命氏漢魏以降其族滋大有唐以來闕一字華闕一字軌君其裔也曾王父瓚河南少尹王父溥尚書右部郎中歷青邢相衛闕一字幽懷七州刺史入爲左庶子皇考華駕部郎中吉州刺史仕濟其美時與其能君卽吉州之少子也隱不違世顯而成晦於所與以義於取入以闕一字以闕一字遊江湖而無所爲累也君諱準字闕一字道其先滎陽人有憲也之貧闕三字之貴人

之於此皆不堪其憂君之於此未嘗滑其（闕四字）爲知命也
太和四年正月二日遘疾終于蘇州華亭縣白砂鄉徐浦
場之官舍享年六十有三有子五人嗣曰宗儒次曰宗韞
次曰宗慶次曰宗遜皆銜恤茹哀克奉先訓又一子奉釋
氏教端殼清淨修無生忍名曰宏直嗟乎伯仲叔季於執
喪之禮皆得順變卽以其年秋八月廿五日權葬于義興
縣洞庭鄉震澤里下朱村原從宜也有女三人皆在冲幼
五子以余有往年之舊請余於文銘曰
其生也天其死也天死生皆天兮何適非然嗚呼苟不達

於此哀何勝焉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五目錄

舒元褒

元褒宰相元輿之弟登進士又擢賢良方正終司封員外郎

論溫造疏

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溫造蔑朝廷典禮凌陛下侍臣恣行胸臆曾無畏忌凡事有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雖卑陛下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

何以持繩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曳去引

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造又捉其從人當時緣不上聞

所以暴犯益甚臣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

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擬之

嫌若不糾繩實虧彝典

對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問皇帝曰朕恭守憲祖中興之運穆宗紹寧之業寅畏兢

翼亦免荒墜諸侯忠上而奉職卿士循法而恪官四夷內

向兆人休息至於屬統垂文程示後代終有致人之意未

有理人之術古人云希顏之徒亦顏之流也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予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陶今俗于至道躋兆人于泰和子大夫皆蘊器應薦憤憤悱悱思所以奮者於日久矣當竭其慮開予鬱滯夫禮樂刑政理之具也禮樂非謂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將務乎阜天時節地利和神人齊風俗也刑政非謂科條章令繁文申約也將務乎愧心格恥設防消微也必有其論何方致之四人混處遷於異（一作賁）物歷代已降皆所共患士本於儒而有詭道之行農尚篤固而多損本之心工繕用物而作

雕磨之器商通有無而貴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漢高之基稱蕭曹孝宣之興稱丙魏朕觀其書燦焉盡在我國家之盛其紀年則曰貞觀開元其輔相則曰房杜姚宋朕觀其書則拔羣絕類者不能相遠然兩朝之盛四子之能不可誣也將與元化合德謨謀而無際歟爲史官詞志不能久於其事（詔令作其事業）歟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惰供億至眾而財官是空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德澤仍臻而鰥弱者未贍必有其旨何以辨之無泛無畧無游說無隱情以副虛求朕將親覽

對臣久謌今之天道運行地力負載生生滋息皆與堯舜禹湯之時不異及言其理亂安危則邈然數千里而遠臣因靜索其源葢由時君之所致也在禹以夏王桀以夏亡在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是古今有異耶直人事而已矣臣嘗病之願抱血誠而寫置於天子之前天路甚高無由上達所以卒歲於悒如抱沈痼天意似知臣有移時之術而能懇懇不已幸使臣不爲霜露所薄而無犬馬之疾得遭遇陛下嗣位之日首以直言極諫徵夫賢良方正之士而虛心以問之此乃五帝三王之所難行而一朝陛下盡能

行之所謂天地交泰之時也臣不敢懼避願就湯鑊之誅
願盡吐成敗利害之根願解天下元元倒懸之急也亦不
枝蔓藻飾以爲言上緣聖問下切人情度陛下必能行之
者而後言之伏惟陛下察其忠而諒其直實天下幸甚謹
昧死上言制策曰古人云希顏之徒亦顏之流又曰舜何
人也予何人也予竊不讓願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陶
今俗於至道躋兆人於泰和子大夫皆藴器膺薦憤憤悱
悱思所以奮者於日久矣當極其慮開予鬱滯者陛下首
問及此有以見聖人思慮之深也臣聞揚雄有希賢之言

顏淵有慕聖之語皆謂生雖異代但行其道卽其人也今
陛下藴上聖之姿執大寶以御乎人夫寒暄發於咳唾生
死繫於喜怒其力與天地爭大其財與泉源不窮臣竊謂
以此之力提五岳而塞乎四海也今賜策曰予竊不讓欲
追踪乎三代俯視乎二漢此乃陛下謙光之至也微臣敢
不拜舞稱賀條列而言乎臣聞三代之理以義化天下其
猶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雖負至聖之姿常
若不足在求賢以輔張諫以規憂天下之憂樂天下之樂
未嘗枉一物而私其功也三代以後亦求其所理之門何

者足以立功而親人此道茍失在未嘗有思天下之苦既不知其苦必輕用其人所謂輕用者非謂日殺不辜蓋以天下之力既困而上之用無節上之用無節則有轉死溝壑之患生於無節足以爲生人之刀鋸也又有甚於此者則爵祿遍於輿臺威福生於左右刑罰不中法令不行天下昏亂猶不知覺自以爲萬代之安此以求理何異緣木而求魚哉今陛下欲追蹤乎三代則莫若用三代之理何者伏望陛下以其德理天下則思求賢以廣其覆載以貞明並日月則思納諫以助其照臨察逆耳之言則知其爲

端士而進用之聞悅心之語則辨其爲邪諂而斥遠之御一膳思天下之饑披一裘思天下之凍覽國史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覩貢賦思黎氓耕織之勤苦居宮殿思採伐之勩勞視嬪嬙思離曠之怨恨聲色遊宴悟伐性之言馳騁畋獵念垂堂之戒戢六軍無令恃寵抑近習無縱威權無使有求恩之名無使有得幸之號無使內干外政無使中奪外權無垂飾喜之賞無行遷怒之罰無求悅耳之華無好蕩心之巧此乃三代明王理天下之術也陛下誠能慕之則宜法而行之行之不已自然遠超於三代矣況俯視

二漢乎此則陶令俗於至道躋兆人於泰和又豈勞聖慮哉制策曰夫禮樂刑政理之具也禮樂非謂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將務乎阜天時節地利和神人齊風俗也刑政非謂科條章令繁文申約也將務乎愧心格恥設防銷微也必有其論何方致之者臣聞禮樂刑政理天下之本也三代之理未始不先於禮禮明則君臣父子長幼尊卑識其分而人倫之序正矣人倫之序正則和順孝慈之慶感於上所以阜天時也貴賤之位別於內則奢侈耗蠹之弊息於外此所以節地利也自然上下交泰而天下之心悅

天下之心悅因可以達於樂樂達則神人自然和矣神人和則風俗自然齊矣仲尼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之謂乎固非謂夫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伏惟陛下舉三代禮樂而行之而不以形聲之爲貴則可以阜天時而節地利和神人而齊風俗刑政者國家之大典臣聞貞觀之理刑政甚明夫刑者期於無刑政者期於無政蓋以一人而齊天下能用之者則理不能用之者則亂刑設而不犯畫一之謂也政立而不易必行之理也然後能去奸宄懲暴亂而養育黎人也然其患在於任情好

惡遠近雷同雖堯舜不可爲理也況今人人自爲强禦欲其愧心格恥設防銷微無由得也何以言之今軍伍之人陛下之人也府縣之人亦陛下之人也旣皆陛下之人則刑政所宜共守今有惰游無賴之人不修本業輸貨権酤苟求微利一入北軍張影附勢憑託附籍恣行兇頑執憲與尹京者持陛下刑政以繩其罪主者則云彼越局而挫我也遂夸其威權以固護之持刑政者無由而禁徒有城狐社鼠之歎耳此陛下刑政不行於轂下況其遠者乎其外則守土之臣或多自開戶牖征徭役稅不本制條刑罪

重輕卒於胸臆此陛下刑政不行於內地況其遠者乎伏惟陛下明於用刑則可與期於無刑矣豈止於愧心格恥乎卒力爲政則可與期於無政矣豈止於設防銷微乎伏惟陛下徵貞觀刑政而行之則天下之人有恥且格矣制策曰四人混處遷於異物歷代以降皆所共患士本於儒而有詭道之行農尚篤固而多捐本之心工繕用物而作雕磨之器商通有無而賫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者臣聞明君在上制四人之業不使爲異物所遷令士之爲儒非不強學而有詭道之行者其弊自陛下親巧諛而

疏骨鯁也農人之業非不篤固而多捐本之心者其弊自陛下嗜珍味而惡菲薄也工人之藝非不專而作雕磨之器者其弊自陛下厭朴素而尚淫巧也商人之利非不多而貴難得之貨者其弊自陛下貴珠玉而賤布帛也伏惟陛下斥巧諛則士無詭道之行矣絕珍味則農無棄本之心矣碎淫巧則工無雕磨之器矣賤珠玉則商無難得之貨矣矯弊之術其在此乎夫矯弊在先原其本然後責其末何者制士人之祿使稍優寬農人之稅使加薄酬工人之傭使當直來商人之貨使其通如此自然各修其業矣

復敢有爲異物所遷則陛下之政刑存焉制策曰漢高之基稱蕭曹孝宣之興稱丙魏朕觀其書燦焉盡在我國家之盛其紀年則曰貞觀開元其輔相則曰房杜姚宋朕觀其書則拔羣絕類者不能相遠然兩朝之盛四子之能不可誣也將與元化合德謨謀而無際歟者臣聞元首以輔弼興理自古王者期建非常之業則必有非常之人以佐之漢之高祖資蕭曹孝宣憑丙魏一則以創業一則以中興其道可得而知也漢祖起於布衣以有天下大敵未滅日月持久蕭曹匡輔謀計居多所以覺其功業盛也孝宣

起於人間霍光歿後方親政事然霍光雖乘時之功不通
經術非王者之佐政弊尤多丙魏乘弊之餘以竭股肱之
任卒致中興所以覺其輔佐之勞也我太宗元宗明聖之
資海內從化而房杜姚宋當至理之代皆盡啟沃之力咸
有匡輔之道主聖臣賢君臣道合是以貞觀開元與漢之
功臣有異而兩朝功德事業光乎史冊陛下以拔羣絕類
之不相遠者臣竊所謂主聖臣賢道合交泰正史氏無德
而稱焉制策曰食口至多而懸闕者惰供億至眾而財官
是空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德澤仍臻而鰥弱者未贍

必有其旨何以辨之毋泛毋畧毋游說毋隱情以副虛求朕將親覽陛下終問及此有以見聖心憂勤之至也微臣敢有所隱而不盡言乎陛下以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惰供億至衆而財官是空非上失勤儉之化而下棄其本不務乎夫欲墾闢多而財賦足者莫若勸人之務本務本在百姓樂其業而墾土以穀樹桑以絲此皆取之厚地厚地之出如泉源焉豈有窮竭耶今捨此不務而欲墾闢之不惰不可得也今陛下宫室池臺之盛則人務採伐而輒趨斧斤之利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後宫羅紈鉛紅一作錦綺者數千

人日費數千金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尚食之饌窮海陸之珍以充圓方一飯之資亦中人百家之產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廄馬與鷹犬之多皆使厮養之其芻粟粱肉之供一物之命有甚於人此耕夫十去其一也車輿服玩皆錯以兼金鏤以美玉或文犀瑇瑁大貝明珠齒革羽毛窮異極奇採之者或航溟海梯崇山力盡不同繼之以死此耕夫十去其一也有假於浮屠削髮惑衆而建立寺宇刻雕像形度天下之多不下數十萬此耕夫十去其一也猾吏理人苟以應辦爲先急徵其租厚斂其賦以媚於左右此耕

夫十去其一也上好珍奇則商通無用之貨上好伎巧則工作無用之器器與貨皆出於人力乃委於無用之地此耕夫十去其一也此數者乃困生人之力而竭國用之甚者陛下誠能慕乎茅茨之化繩浮屠惑衆之教抑奸吏賦斂之心閉工商無用之事則百姓皆歸本而墾闢矣何慮乎口食至多哉陛下誠能節嬪嬙之侍斥犬馬之縈減海陸之溢省車輿服玩之珍則賦自然足何慮乎供億之衆哉故語有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使伊傅復生爲陛下計者不能易此也陛下以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豈非擇

才授任之不明歟遷轉課績之不覈歟今自三事及羣有司皆有其官有其祿考成在於歲滿則轉不知陛下何以選而致之哉臣聞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内外各用其人爲理而天下安寧也今多士盈朝而使陛下憂勞若此雖無闕員將何用哉其一作甚失文王以寧之謂也陛下何不各於其局而考其課績有其效者則升之無其效者則退之如此則尸素充員者鮮何憂乎家食而告困哉陛下以德澤屢降而羸弱者未贍豈非方鎭之臣爲蠹遏其恩者耶竊見今守土之臣與聚斂之臣巧計萬端割剝

生人膏血兩稅之外徵率雜科以爲非時之進富貴疑陛下恩澤於是有月進時進朝賀之進羨餘之進當進之時表章上言皆云臣自方圓不擾陛下百姓舉此一節則明其欺詐甚矣今長吏節度觀察刺史之家其奢者家僮數百人其儉者不下百人以其祿俸自給尚且不足必欲重斂於人以繼之則明知其所進非祿俸也既非祿俸而云不擾百姓將何得哉所以兩稅之外常有誅求鹽鐵榷酤重疊籠稅託爲進奏般次相運水陸轉輸半入私家今天下之人流離棄業日益困矣而陛下無由知之雖仍降德

澤德澤不流則鰥弱從何而贍陛下聞之得不爲少軫聖慮少動聖心臣竊料陛下將不忍聞也陛下倘察臣之言特回聖意一爲思之勅有司溥天下舊定之租賦禁奸臣非法之誅求減鹽鐵榷酤之繁稅絕天下無端之進奉如此則德澤自降天下之人自獲蘇息富而庶矣豈慮乎鰥弱之不贍哉然淸問所及皆當今之切者微臣上言亦已盡矣陛下察而行之在陛下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業業而已何者陛下春秋鼎盛上荷十二聖之重搆自卽位以來嘗日旰不視朝大臣憂懼百辟惴慄進諫者詞旨懇切

陛下旣嘉其忠亦允其請然宰相卿士未有轉時之對則萬幾之重其缺幾時加之千門之深羽衛之隔則堂上之遠豈止於千里哉雖陛下雄傑聰明極思慮而憂天下何由而得雖曰徵賢臣爲直諫又何益於理故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推是而言則天下理亂不由陛下而致其由誰乎臣所謂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蓋由此也況今大弊未去其可忽之耶臣所謂大弊者在法吏之舞文權臣之弄柄朋黨連結貨賄公行以中外重位出入迭居名器輕於糞土公侯徧於頑嚚恣行威

福苛傷暴殘諫官不敢論御史不敢糾雖陛下有天下之名而此輩乃害天下之實此弊不去生人未安陛下必欲去其弊者拔其根本斥讒佞進忠賢早朝而晏退引宰相公卿詢訪天下之利病至於羣有司皆使鯁直列侍而覲決萬幾之務此乃聖帝明王理天下之術也伏惟陛下留神獨聽無惑於左右則四海九州幸甚微臣敢愛一身之死而不直言乎謹對

李輔

輔太和時人

魏州開元寺琉璃戒壇碑

正覺出乎道而道以支或得其儒或得其佛儒曰仁佛亦曰仁儒曰義佛亦曰義而佛之云戒義者禁人爲非者也且事得其宜故將祭將征必設壇爲墠以重宗戒者豈亦禁人爲非者耶將事亦壇亦場以儀其限原筮者何來自前教祇園之初位序以立其徒從之流我中原喻者既蹈而乎迷者不知其所界以其衆視而歸達者存而不習其徒亦無不利我僕射廬江何公在藩之達者也功名既有四履來安述職之餘岌然無事此寺住僧會恩法門之津

梁也於寺殊構久以莊嚴去太和七年四月十九日因公行寺自有琉璃壇法請公爲地公曰然其用安在會恩言釋徒無住而有住相住相之歸戒壇爲本金剛以不壞悠久琉璃取至淨爲光持戒堅固洗心清明有如此也若夫壇場之原乃與刻石而長存比邱之功非法無以入善非趾無以出俗出俗歸眞此其趾也故崇登頓以攝威儀威儀既明定慧斯了居凡非造履達方遊在昔三聖有言後生傳法莫不以爲四生路廣人天業殊炎赫清涼所乘異境先迷後得無患乎悔從倀倀而行聖人惻隱慈者用是

興悲義者於焉外護外護之仁非大君大臣不能以有施
解極之理要道斯存伊釋命徹罔能宏綽公曰然定惠之
深吾所未及惻隱之際儒釋何殊且或利用生成戒亦導
人之理因令除地約界俾築壇其心命曰莊嚴之度締構
之工一以予之度立工懸告公乃捐其眞俸以成梓陶之
具俾會恩錄之一歲而壇上下俱構貢以琉璃艧之丹漆
疊午文房張軒達戶如龍之蟠如鳳之鶱燿縮撑虛觀者
洞然神賓其隅珠內其頂重級頒平大光輝映挧於東序
擬議東方法生於東我願無巳寺僧又言前有三門旁有

二樓二樓三門可以加飾公曰然其亦琉璃壇之畢會恩請事公遂奏置義壇以資法侶行者不囊一錢居者不輸一毫樵蔬絲穀仰公私廩先治一日有瘖僧就筵後法一日而瘖僧遂口寺者以爲祥感之應其然豈不然耶輔植業於儒異門釋氏其閒等級尚較故希有歎揚之聲今此抽毫以公有命且序釋氏來告之文非有準繩非多要賾亦益之而已矣在書有序在物有容事立功成宜論篆刻述者敢廢斯文銘曰

崇維祇園在藩之東爰立其壇有隆有豐貴以琉璃覆之

穹窿上高下厚中焉有融有融伊何鑑彼威儀實繁茲構

童童耆耆在昔初法築之締之及今大輅琢斯礱斯妙取

天巧固擬神保論是機祥永茲壽考無此端本定惠不生

無我明公追琢不成郁茲介福肅彼緇英涉級東方永載

厥名

叔孫矩

矩河南人鄉貢進士

大唐揚州六合縣靈居寺碑

觀乎範圍之大者莫廓落於乾坤著明之高者無輝映於

日月迴斡不已者莫變化於陰陽然而造諸數極未嘗不幾乎息矣曷若兆朕於胚渾之前昭臨於曦舒之表運化俾陰陽不測巍巍蕩蕩無得而稱者其惟我西方聖人歟洎玉象降於率陀金仙誕於剎利萬靈翊衛百福莊嚴遂奄有大千纂承正覺乃誕膺灌頂作大法王茂績鴻勳歷僧祇不朽乃神乃聖隨感應無差不然何以儀形中天俾是則是效列剎東土而作福作威者哉靈居寺者肇自齊天統元年創也蓋珠標榜爲古伽藍綿周歷隋或興或廢曁有唐高宗御宇之代上元元年特降天書賜題寺額增

我聖教焜然有光至若捨宅布金傾財施樹前志磨滅不可復知故闕如也古老云其居地靈有如地肺環廣澤惟下瀠懷山自浮不知有力者負之然耶將爲福地自爾耶我等策名實由斯得其礁也字闕一厚地距崇墉右挾雞岑左帶烏阜陰牛宿藩麝山壓華沛之上源龍纏紺苑吞漕口以流惡股引清滁壯矣哉難得而具論矣詳其占龜食墨揆景端星徵梓匠子來感福財輻輳而後喻筏臨海瓌材積山乃運神工攄妙思繩以正木斤以成風高殿巖巖列三尊而儼若端門奕奕容雙駕而豁然步廡鸞舒飛樓

蜃湧窣迴合以雲矗崒凌兢而星倚朱柱離立若內地龍
昇修鯢載鏗鏦中天雷落將欲宏盡飾道補梵居闕不只
蔭釋侶警泥牛而已入自門右開淨土坊芬華臺敷葉座
揖九品聖禮無量尊挂寶鐸吟風引金繩界道念佛念法
見水鳥樹林若天若人獻香花仙樂忽如斷百億國土於
陶家輪上又何以十萬八千里爲遠而入自門左闢僧伽
院從頗黎地湧窣堵波焚牛頭栴檀普薰五濁儲福祥休
佑大庇四生凡所投誠其應如響覃不思議救護力良可
與覆載校優劣乎當大殿後厥搆講堂森浮柱以星懸抗

雄梁而虹者翕層覆雲勃重檐翼張緯文軒洞開疏綺寮虛豁至誕一佛日設八齋辰瑞表優曇稲傳薝蔔于以考大法鼓吹大法螺禮天神師昇師子座八部倐睒以雲會四眾繽紛而雨集我大法師方凭曲几搖談柄辨騰雷策音撲海潮狻猊吼而香象䰟消霹靂震而樵種甲拆地神贔屭以捧足天仙嫖姚而雨花一建勝幢不惟動於六種再見舌相寧只覆於大千故知灑醍醐澍甘露無不長茲善根力者也次講堂後式建天廚百味飶芬八珍芍藥菱脯不扇而清暑蔗漿不齋而凄寒善吉持盂免造乎無垢菩

薩捧鉢不上於諸天覬食肥膩牛無妨施乳業工巧子有
時獻供焉廚西序列賓客省廚東序陳香積庫廚乾維啟
倉廩地廚艮背廣臧獲院次淨土坊後式創律堂下壓放
生之池坐觀水族上臨篹業之閣時聽風鏞懿夫肅草繫
楫護鵝保浮囊無虧持油鉢不墜轀行六萬習儀三千者
允昇于此堂焉且源至清流必長地至靈人必傑我寺昔
大德法師禺公者童真出家洞明三藏講涅槃法華淨名
等經各至數百聲振八表名葢五都實梵宇棟梁天人領
袖賢禪師者滄州人也於至德元載隸名此寺德超鶩崛

學最鵬者達一乘心宜紹佛種攝無量衆有過蜂王積衣鉢餘崇常住業置雞籠墅肥地庄山原連延亘數十頃誠功績大者亮福田不貲光禪師者越州人也自永泰元年飛錫戾止氣稟稽山之粹量涵鏡水之清死生一盂寒暑一衲口雖縱辯非道不言身雖任緣非律不動以禪念餘力營建舊帳下西行廊焉泗州開元寺大僧正明遠者譙郡鄼人也於元和八年來憇茲寺碁見隳廢恨用憮然思效補天之功遂假建瓴之力乃請前縣大夫鄭繼戮力合謀相與經始仍於泗上迎僧伽大師眞身并移廚置庫遷

淨人院剏常住倉客省營律堂設功用大備實有可觀上人戒德侵冰神儀耀玉韻合律呂學究天人加之扇道飈均法雨演毗尼藏傳木叉燈北暨兩河南被五嶺莫不高山仰止望景趨風連帥稽首以傳香諸侯接足而施祿者矣時同闕一字一葺僧常演少良法空志遠闕一字遵惠興如筠道通南約等稟僧正成規受緇俗禮請乃悉心締構期著厥功至九年起檀度門剖方便法大致資貨遂收復常住舊典貨田三千餘頃鑄大粥鑊寫大香鑪矻矻然盡力惟持迄今未已我太和皇帝陛下纂元元登紫極炳煥日月

恢拓寰宇銅雀鳴而九有清玉燭調而八紘泰將宏十善之化是闡大仙之敎揚州大都督府也史京兆公列宿降靈爲唐國楨入踐台庭贊一人之慶出分符竹播二南之風不然何能作炎天霖爲旱歲轂也朝散郎守令崔儇代襲珪組聲高閶望清逾照膽闕一字劇佩葦馴雉舞鸞我無忝於先哲蘭風長雨爾何彰乎灌壇知袁伯仁鍾離意不得專美於兹邑也矧乃崇信釋教頓了性宗闕一字清境於六虛凝白雲之一點何獨葢纏之内湧沒自由哉且權見宰官終次補金粟故我釋士緊賴良多主簿錢文尉史公

素尉杜珣並瓊林青琴鸞鶱羽儀佐製錦材揮犢練霜刃
贊鳴琴化牽的皪朱絲必當鼓翅九霄噴沫千里豈嬰梅
福滯仇香而已乎鎭遏兵馬使趙君誠慶演鼇門勳崇受
鉞力宣虎旅煞敵旄頭白虹標貫日之誠黑槊得彼軍之
號故能爲江山彈壓呈相府爪牙也上座大沙門道學風
骨卓然神韻遒拔戒輪高據非八法可搖律鏡沈明何羣
妖敢見寧惟提振綱領抑揚人物者歟寺主大苾蒭道通
識度格物風道期人處煩指水月爲心厲行以冰霜表節
都維那僧令宗佛乘表準道品軌儀攜撫緇徒博延寮寀

內庫典座僧令倫以歷落爲心風雲滿抱南庫典座僧省幽以沈默適性謙沖在懷悉能重德好賢進退有度繼闕一字修葺星扐是期邑客前徐州蘄縣丞趙曾士林館闕一字知官同十將王從一邑人處士呂鑑前杭州富陽闕一字主簿呂康武前試左衛率府兵曹參軍胡復言闕二字嘉王府主簿胡正言齊州錄事參軍胡審言等闕一字瓌意琦當代之偶德行高敏與日而昇或委質闕二字奉身華彼或放心雲水滌性疎神匪塵霧可嬰指松筠見節方之人物稟茂高士風校以詞華得承叔儒雅悉捨諸縛著迴向菩提樹

福田良緣爲檀那上首矩詞淺意陋學不常師將整思含毫若神解虛質孚公不以蹇才曲藝謬辱見知爾猶清風寄韻於修篁白日呈規於淺瀨旣不我棄敢無詞乎畧舉一端以爲斯說彼日月旣有庶徼猷不泯幸請銀鈎揮灑翠琬擬諸亂曰而作偈言其詞曰

一氣混茫是稱大易三才爰兆兩儀將闢有物妙萬藏神至賾寂然不動動而常寂與化推移未嘗今昔粤無上士應運來覲德證泥洹道超光宅功充幽爽業攝元白體一如來大千藹藹金言寶偈布在方册大哉眞人煥矣垂迹

重輝疊廖蟬聯爲奕代御金輪功懸玉策宏闡象敎永昌
皇歷於惟地居普賴天澤惟唐建刹因齊舊蹟鬱興臺殿
造化開拆下控安流上侵凝碧懿諸龍象繼武籌畫天意
昭宣鳥篆光額惟揚大都地望雄極轂我宰輔建旗邦伯
化被中和妖氛蕩滌彼美縣尹才哉政績由令況古綽有
宏益馮蜂臺之九重望龍刹之百尺想文物以儲思疑世
界之來擲庶福門之悠久任揚塵於朝夕寄神工而刊刻
永流芳於金石

楊元湊

元湊太和中封鄭國公

請京兆府揚州給守陵丁人奏

臣先祖隋文帝等四陵一所在鳳翔一所在揚州兩所在京兆府準去年四月九日勅二王後介國公先祖陵例每陵每月合給看守丁三人鳳翔府已蒙給丁其京兆府及揚州未蒙準下闕

孫革

革憲宗朝官監察御史長慶時遷刑部員外郎拜刑部侍郎太和時爲左庶子

減罪奏

準京兆府申雲陽縣人張莅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徵之莅乘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以莅角觝力人不敢撝解遂持木鍤擊莅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者準律父爲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鬭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則買得合當死刑伏以律令者用防兇暴孝行者以開教化今買得救父難是性孝非暴擊張莅是心切非兇以髫丱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情以權之愼

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所訓諸罰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情伏在聖慈臣職當讞刑合分善惡謹先具事由陳奏伏冀下中書門下商量

請諸局郎勿用流外人疏

當司典膳等五局郎伏以青宮列局護翼元良必用卿相子弟先擇文學端士國朝不忘慎選冀得其人或揚歷清資或致位丞相今以年月浸久漸至訛替緣其俸祿稍厚近年時有流外出身者倖求授任稽諸故事未嘗闕流外

得廁此官若不約絕實玷流品當司有司經局校書正字品秩至卑而文學之人競趨求者蓋以必取其人無有塵雜故也今五局郎資序本是清品若使流外不已則此司官屬漸成蕪蔓伏請自今以後吏部不得更注擬流外人其見任官中有流外者許臣具名銜牒吏部至注官日注替

請置王府寮吏公署狀

伏見諸王府本在宣平坊東南角摧毀多年因循不修至元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莊宅使收管其年八月二十五

日賣與邠寧節度使高霞寓伏以在城百官皆有曹局惟王府寮吏獨無公署每聖恩除授無處禮上胥徒散居難於管轄遂使下吏因茲弛慢王官爲衆所輕雖蒙列在官班皆爲偷安散秩伏以府因王制官列府中府既不存官司虛設伏乞賜官宅一區俾諸府合而共局庶寮會而異處如此則人吏可令衙集案牘可見存亡都城無廢闕之曹道路息是非之論

陳夷行

夷行字周道世客潁川第進士累遷工部侍郎開成二年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吏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武宗立名爲御史大夫復知政事進尚書左僕射罷爲太子太保檢校司空河中節度使

條覆館驛事宜疏

奉中書門下牒狀準今年正月二十八日宣應館驛近日因循多致敗闕郵遞馬畜每事闕供蕃客往來皆有論奏委中書門下與夷行同商量條流聞奏所置館驛鞍馬什物幷作人多少及功價資課每年破用取何色錢物添修支遣其驛馬數勘每驛見欠多少速具分析奏來者臣今

商量請準勅先牒諸州府勘鞍馬什物作人工價糧課并每年緣館驛占留錢數諸邑破用及使料粟麥遞馬草料待諸州府報到續具聞奏今具簡前後勅文行用相當者參立新格逐意條流除館驛弊事